

咳  
餘  
叢  
考

咳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女媧或以爲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爲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兩

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  
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  
圖女媧多爲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訛爲婦人其來久矣  
北史祖斑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  
其比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  
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  
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  
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爲天非玉  
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  
須得其說傳附會之由乃爲篤論耳陸深以爲古時生  
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  
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  
膏繼晷燭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爲上  
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  
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  
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  
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煅煉而出其  
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  
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蚩尤爲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爲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爲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爲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貉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爲黃帝臣故同祀之也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蚩尤也況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閒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之以配伍子胥也屈原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尙未應故姊嬃爲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

會舜事甚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  
爲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  
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  
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  
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不返道死  
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  
夫人遂爲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  
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  
也郭璞引河圖玉版亦同此說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



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爲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  
爲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  
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  
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  
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  
不相合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訛三妃爲二妃已久矣

古來惟郭景純識

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爲女神故特辨  
之

###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爲縣吏以罪下雲陽獄  
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

之用爲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  
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邈所作然  
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  
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  
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  
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  
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  
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  
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  
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  
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卽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齋佔俾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醮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

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砥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  
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  
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  
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  
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  
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  
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  
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  
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  
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于倫  
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  
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  
木爲槩枿之爲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  
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  
布尙未廣也按古時漆其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  
從竹今外番亦尙有用之者平西陳時文書檄諭外夷須用磨  
古特字無能書者惟降酋巴則能之乃今入軍機處繕寫余見  
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尙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此事  
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  
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

亦見說苑善說篇

戰國

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淖齒殺湣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衆袒右以示異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衆梁平侯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犖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燬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爲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困學紀聞則以爲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

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  
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  
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  
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是  
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  
制王耕一墾韋昭註一耜之墾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  
傳二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  
二人共耜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  
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  
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尙未指明人耕牛  
耕  
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僞書然史記



已引之則爲漢武以前之書而已有牛耕之說則牛耕非起於漢武時審矣王充論衡舜葬蒼梧有象爲之耕其說雖荒幻然亦可見耕之用獸也且易云神農氏耨木爲耒論衡亦云神農耨木爲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耨撓之使曲乎則以理推之神農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夾漈所引蓋本崔實政論漢武使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爲確據不知南北風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過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後漢王景傳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山是墾闢倍多又任延爲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開此一方農事之所未有而其實非自景與延創也趙過

之以牛耕得名蓋亦本古法而施之於不知牛耕之地  
後世遂以爲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漢  
書食貨志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本古  
法也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一畝三  
耨歲代種之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倍他田過  
使教田太常三輔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噐學種法民  
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  
光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據此則二牛三人之法本始  
於后稷過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後牛不足而平都令又  
教以用人輓犁則以人輓犁轉始於過與平都令而非  
牛耕始於過也景文夾漈徒據崔實政論一語遂以爲

據而不復詳考亦太疎矣至詩書所云牽車服箱之類  
蓋各就其一事以爲言有不可執一以例其餘者卽如  
江以南六朝時皆用犢車今江南之人語以牛可駕車  
必駭異以爲無是理而不知今雲南廣西尙有以牛駕  
車者大河以北牛車更多又如驢馬之類江以南知其  
可以乘騎而北人兼用以耕夾漈景文之論毋亦囿於  
一說矣又湧幢小品謂中國耕田必用牛若鐵齒耙土  
乃東夷擔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  
法耶抑唐以後始倣而爲之也是又以人耕爲中國所  
本無矣

雲臺無來歛凌烟閣無郭子儀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於雲臺共二十八將又益以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共詳載於後漢書馬援  
不與以其爲椒房親也然光武功臣尙有來歙先使隴  
說隗囂往返數四當世稱爲信士及囂叛則固守略陽  
者經年帝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令悉監諸將馮  
異耿弇蓋延馬武劉尚等平隴西諸羌又攻蜀擊公孫  
述後爲刺客所殺是來君叔之權任及光武之倚信俱  
在諸功臣之上而雲臺圖像竟不及之殊爲闕事新唐  
書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  
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命史館考勲名特高者九十二  
人以三等條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

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功臣三十七人續圖凌烟閣今俱載新唐書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儀李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等俱不在內方德宗時晟瑊皆未死其不入圖畫固也子儀已死何亦不入圖乎況大中之續錄三十七人中

有馬燧而晟瑊同時號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

弼雖入而別在二等此皆不可解

郭子儀傳有圖像凌烟閣之語而新書凌烟閣內無之

### 馬氏銅柱有三

馬援所立銅柱在林邑國唐書環王傳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國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銅柱在焉援留十戶於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爲馬留人此

漢時所立銅柱在交趾者也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之裔此唐時所立銅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馬希範攻溪州蠻降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此五代時所立銅柱在五溪者也皆馬氏故事按今廣西太平府鎮南關外尙有銅柱據明史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廣成上言元設思明府南以銅柱爲界元末交人越銅柱二百里侵奪思明地乞敕安南還侵地仍以銅柱爲界此所謂銅柱卽今廣西鎮南關外之銅柱與思明相近者也然唐書所謂林邑國則在廣東之南離鎮南關甚遠豈援所立銅柱本在林邑而今鎮南關之銅柱則總所立耶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魏明帝紀徙長安銅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任昉述異記魏明帝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既拆盤臨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漢書武帝本紀作通天臺飛廉館應劭註曰飛廉神禽後漢書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觀亦見程大昌演繁露則移置飛廉銅馬實始於漢明帝而魏明帝特倣之後趙石虎又徙洛陽飛廉鐘虡之類於鄴之華林園則又倣魏明帝而卽徙魏明帝物耳陳壽三國志於董卓傳旣云卓遷天子都長安悉椎破銅人鐘虡以鑄錢而于魏明帝紀又云徙長安銅

人承露盤之類於洛陽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銅人既爲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關中記秦銅人十二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於洛重不能致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行泣下然則卓所毀者乃秦銅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則漢武承露仙人及卓毀秦銅人所餘之二也後漢書方術傳蒯子訓摩挲金狄卽此秦餘之二而李石續博物志又謂苻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毀後僅餘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繼馬非晉元帝



晉書載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其孫恭王覲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蓋當時傳聞如此魏收本之作魏書因謂僭晉司馬叡母夏侯氏字銅環與牛金姦通而生司馬司馬以爲此石之應通鑑等書皆從其說然金已爲懿毒死則夏侯氏所通小吏別是一人也而收云云可見皆傳聞謬悠之詞耳唐元行冲則以爲元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乃爲牛繼馬之象特爲著論此又可備一說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宮苑之中列肆作屠沽之戲世多知齊東昏侯事南史東昏於苑中立大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又於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民間謠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是也然此戲不自東昏始通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之宴飲爲樂晉書太子適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也故太子好之又會稽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飲以爲樂宋書五行志亦載此事并謂道子身自貿易於其中又宋營陽王未廢時亦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是皆東昏以前事

### 四聲不始於沈約

沈約作平上去入四聲韻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臆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石林詩話謂魏晉間雖未知聲律而陸雲相謔之詞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與後世律詩無異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剏也今按隋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則四聲實起晉人而非非石林所謂古人暗合者矣南史陸厥傳云沈約謝朓王融以文章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相宣將平上去入四聲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謂之永明體沈約作宋書

謝靈運傳後論之甚詳厥乃爲書辨之以爲歷代衆賢  
未必都闇此處也此又約之前已有四聲之明証卽與  
約同時者周顒有四聲譜行於時劉善經有四聲指歸  
一卷夏侯詠有四聲韻略十三卷王斌有四聲論皆齊  
梁間人又梁武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  
也沙門重公謁梁武帝帝問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  
公應聲曰天保寺刹出以語劉孝綽孝綽曰何如道天  
子萬福則約同時之人明於此者亦不止約一人特約  
獨取以成書遂擅名耳

東齊記事云唐孫愐集諸家韻書作唐韻而從前周顒切韻沈約四聲譜夏侯  
詠四聲韻略之類皆廢宋真宗時陳彭年旣通成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略字  
統及三蒼爾雅等書爲韻師韻達者爲格景祐中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  
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同義理混雜人詩賦誤用乃詔丁度修韻師韻略以唐

諸家韻本判定其韻字者凡三十處許合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  
注之此禮部韻略之始末也吳會漫錄又論度等修韻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  
張希文鄭天休修  
書先後之辨爾

###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縱囚事唐太宗最著白樂天所咏死囚四百來歸獄是  
也然不自唐太宗始後漢書馬援爲郡督郵送囚援哀  
而縱之亡命遇赦鍾離意送徒詣河內解其桎梏恣所  
欲過與尅期俱至無一或違者又縣人防廣爲父報讐  
繫獄其母病死意聽廣歸家使得殯斂廣斂母訖果還  
入獄戴封爲中山相囚四百餘人當刑封哀之皆遣歸  
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虞延爲漁陽令每至歲時伏臘  
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返晉書曹攄

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憫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歸耶囚皆感泣攄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聽至日果如期返范廣令堂邑丞劉榮坐事當死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歸榮如期至此皆漢晉時縱囚故事也癸辛雜識又引何允席闡文二人按允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闡文在梁爲東陽太守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事皆見南史今考歷代史傳更不止此宋書謝方明爲南郡相嘗於年終放江陵獄囚使過正月三日還到主簿等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

不聽悉遣之至期有人醉不能來遲二日乃返又一囚  
十五日不至五官朱千期欲捕之方明不許囚逡巡墟  
里不肯遽至鄉里責讓仍送至又梁書王志爲東陽守  
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  
期明日果至乃囚婦孕也傳岐爲始新令冬至放死囚  
還家獄曹固爭不可岐曰囚若負信令當坐竟如期而  
返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臘日放囚還家亦依期返此皆  
南朝事也惟陳書有張祿者爲無錫令見重  
囚在獄天寒呼之出暴日遂失之後周蕭撝上州刺史  
至元日獄中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  
撝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以之獲罪亦所甘心  
諸囚荷恩如期而至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有繫囚千

餘人華原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孫伏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至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憫其苦乃與之期約某日當至悉脫其枷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隋文帝聞而異之于是賜伽宴於殿庭并詔諸流人悉宴而赦之此皆北朝事也白孔六帖唐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以歲旦不能歸省爲恨元膺悉歸之皆如期返新唐書唐臨爲萬年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恐盜逸德秀曰吾自任之明



日盜尸虎還宋史冷幽傳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咸泣如期至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槩行疎放限八月內如期自至大都後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又陳天祥傳天祥知壽昌府執倡亂者二人斬於市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還家約三日來如期皆至白宣慰司盡釋之明史許文岐爲黃州守獄有重囚七人縱歸省刻期而還乃請於上官貸之周瑄爲南京刑部尙書當暑遣囚之輕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無失期者俱見本傳此又唐以後縱囚故事也

圖書學士不始唐太宗

封氏問見記唐太宗爲秦王時使閭立本圖秦府學士  
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爲讚世所傳十八學士圖是  
也然南史王亮傳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  
士林使工圖其像北史魏收傳齊孝昭帝起元洲苑畫  
收於閣上則圖書學士六朝時已有之太宗特彷彿爲  
之耳翰林盛事開元中拜張說等十八人爲學士於東  
都上陽宮含象亭圖其形系以御贊此又彷彿太宗故事

陔餘叢考卷二十

陽湖 趙翼 耘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著而孰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黃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遞遞者何地所出也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敘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鉅鴻臚卿錡侍御史而釗即國忠亦浸顯又三姊封韓號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鉅錡釗及韓號秦應是六家下又云鉅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鉅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敘華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各爲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楊國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爲御史中丞三妹封國夫人兄鉅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遺却

錡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元宗封韓虢  
秦三姨又擢貴妃從兄錡及錡賜第連宮禁韓虢秦與  
錡錡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  
貴妃姊適崔者爲韓國夫人適裴者爲虢國適柳者爲  
秦國三姊與錡錡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錡錡韓虢  
秦也國忠尙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錡已死仍符五  
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錡錡韓虢  
秦爲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  
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云國  
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  
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爲相後秦國尙在通鑑亦云

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號秦三夫人說  
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  
爲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  
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  
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鉛錡韓號秦也其後則錡與國  
忠及韓號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于度也漢書  
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門令爲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入朝  
受此寵禮它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孔光始王

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書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評論大事則又爲  
疎忌功臣之制而其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書李靖  
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命  
五日一朝入閣辦事又苗晉卿年老代宗令間日赴政  
事堂入閣不趨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  
詔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杜佑請老詔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故事中書日向米始  
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大政則  
召對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書遇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命平章軍國重

事五日一至中書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  
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讐怨各  
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既當國排擊所憎  
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  
及李宗閔而非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爲相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  
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  
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德裕白上以爲今年取士  
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第李與李柵怨耳



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繼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閔而與德裕爲難是僧孺之讐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卽所謂牛李者也楊汝士傳汝士爲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蓋可見牛李之李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爲德裕則僧孺德裕方相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還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牛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令狐綯唐書綯入翰林爲學士

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及綯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錢氏私誌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對設二位用賓主禮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詩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爲潤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爲學士被召至內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雙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對帝命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蠲宿直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劄賜雙燭

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子瞻爲學士夜忽召入內東  
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爲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  
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  
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  
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論薦子瞻驚曰臣雖無狀  
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當飲食而停筯  
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子瞻  
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堂雜記云孝宗嘗  
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堂直  
廬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和  
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磻詩話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媿死南朝結綬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號人汕砲焚城上校牌及城破又盡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續通鑑綱目及府誌則二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

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卽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

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說

宋高宗初至杭州卽命立崔府君廟以示靈異於是精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澤傳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

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筮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澤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馬故事也余嘗見曹勛畫高宗瑞應圖九幅內一幅係崔府君廟廟中一馬獨立而車轂之類縱橫滿地助有跋云廳子馬不肯行蓋卽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兀术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檜所私結者撻懶而非兀术也檜之南也由撻懶縱之歸其時撻懶以尊屬主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

歲幣而金則歸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卽  
令王倫回許以歸帝后及陝洛此皆撻懶主之一一如  
檜所請及兀朮揣知撻懶意私於宋盡發其奸再興兵  
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馮轍王次翁探帝旨  
實以失輿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未幾撻懶謀反南  
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明證而王倫之使  
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朮之語責之曰汝國惟知有撻  
懶耳是檜之與撻懶素有成約而兀朮始終不與聞可  
知或謂撻懶誅後兀朮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結兀朮  
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撻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兀朮  
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

高宗紀和議成使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惟存上津豐陽天



水三縣又兼和尚方山  
二原以大散關爲界

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及韋后

一人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樞一老嫗坐  
致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爲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  
朮哉金史鄭瓊傳宗弼能謀再伐江南與鄭瓊議瓊曰  
秦檜老儒亡國之大夫僅僅自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  
臣方且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本無素約而  
宋史兀朮致書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鑑懶通兀朮  
於檜之罪原無分輕重特以讀書論世必當推究當日  
情事乃爲信讞耳至邱瓊山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  
於和檜之主和未爲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檜此亦  
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爲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

哀集傷殘僅僅自保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即使專  
任韓岳一切聽其所爲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  
使檜果以靖國爲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  
不猶愈於竭國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檜豈非南渡  
後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爲擅權怙勢  
之漸幸而母后雖歸故疆終失尙且據爲己功至刼持  
人主誅鋤善類流毒遍天下倘撻懶不誅竟如初議存  
歿俱還境土得復則外恃強援之力內詔再造之功更  
不知當作何挾制盡攬威福懷無上而覬非常皆事之  
所必有觀於獻諛者或疏請加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  
檜皆偃然當之不爲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

而論者徒以主和議責其辱國事。譬轉爲末滅矣。吾故揭而論之。使知檜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宣

南宋和議主於秦檜人皆知之。宋何鑄傳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而難於自已發。故縱秦檜航海南歸。密有成約。是以檜旣用卽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語。其後竟以此得梓宮。母后之還。不可謂非檜之功也。抑知其事雖成於檜而其端實起於洪忠宣。事見謝枋得上留丞相書。謂忠宣拘於燕山。室撚敬其人。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諸侯將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齊之強。

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誦孟子  
樂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撚喜曰吾計決矣乃密授意於  
檜使之南還於是和議成金自丁未以後享國一百有  
八年宋自戊午以後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檜之功  
乃忠宣之力也據此則和議之說本發其機於忠宣檜  
特從後成之攘爲己功耳論者徒以事讐辱國爲檜罪  
按陳與義傳趙鼎言於高宗曰人多謂中原可復宜便  
進兵恐他日咎今時失策上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  
彼若不議和斷無可還之理與義曰和議成豈不賢於  
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當時諸君子亦未嘗必以  
和議爲非忠宣之發其端固早有見於當日事勢有不

得不出於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爲南還計也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宋史謂金人善用拐子馬三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戰酣然後用之兀朮攻順昌有鐵浮圖兵皆重鎧戴鐵兜牟三人爲伍貫以韁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按舊載記穆帝時燕慕容恪擊魏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遂破閔則古時已有爲之者

木燈檠之不可信

周密癸辛雜識及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

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金以高宗母韋太后歸于宋并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于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并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旣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

至金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  
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并  
不以欽宗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  
宗於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於金而  
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  
記載多不可信也按乾道六年先遣范成大使金求陵寢地兼以欽宗梓宮爲言而黃中傳云時遣成大但請山陵中言欽廟梓宮不宜竟置不問又陳良祐亦言陵寢地在其腹中必不肯與不如以欽宗梓宮爲請猶爲有詞是宋并無意於欽宗之柩矣又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衆遷諸陵梓宮歸宋上命禁止之

###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傳國璽始末見於輟耕錄載元御史中丞崔或所記至  
元三十一年世祖旣崩將迎皇太孫卽位適有國王速

脫真以玉出售或與御史楊桓見之知其爲秦璽也遂獻之桓并考其始末曰楚以下和所獻之璞琢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衛宏曰秦璽蓋

田王所刻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太平御覽亦以爲璽田王所刻

二世子嬰奉璽降漢漢祖卽位服

其璽因世傳之謂之傳國璽後王莽篡位璽在長樂宮王太后所莽使安陽侯王舜迫取之太后怒投璽於地璽遂歸莽及莽敗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校尉公賓得璽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盆子降光武璽歸光武獻帝時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孫堅討卓得於井中袁術奪於堅之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在許



昌以璽送之帝遜位璽歸魏常道鄉公禪璽又歸晉懷  
帝遇劉聰之害璽歸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  
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其將蔣幹得之晉征西將軍  
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自後宋齊梁陳皆相傳及隋滅  
陳璽入於隋隋亡後蕭后與太子正道并璽並入於突  
厥唐太宗以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  
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奉璽歸乃復入於唐朱溫篡  
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及廢帝從珂自焚  
璽遂不知所在至宋哲宗時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按此璽  
李公麟  
以其玉色正青是秦藍田玉其象  
法真李斯所爲乃定爲真秦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寶璽皆入於  
金共璽一十有四內青玉傳國璽一其色正與今出自

拾得家者相同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今適  
當皇太孫將正位之時而此璽應期而出實爲符瑞云  
桓之論如此按秦璽自冉閔敗後閔將蔣幹守鄴乞師  
於晉晉將戴施入鄴助守知璽在幹所乃譎得其璽使  
何融以迎糧爲名出城潛送征西將軍謝尙尙卽以三  
百騎送建康見晉書載記及謝尙傳此璽歸東晉之明  
證也然通鑑姚萇之擒苻堅也從堅求傳國璽堅罵曰  
璽已送晉不可得也是時冉閔死未久璽已爲謝尙所  
得歸於晉矣萇豈不聞之何又向堅求璽劉定之謂閔  
亡後鄴入於慕容燕當是苻堅滅燕又得之而謝尙所  
得者或晉人飾詞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則謝尙所得

璽尙未可知也又南史宋武帝克長安擒姚泓收其寶  
器及秦始皇玉璽送建康而沈約宋書不載獲璽一事  
但云收其寶器土圭之屬而已豈以謝尙已獲璽於晉  
時疑宋武所獲非真故不復敘耶然北史魏太武於鄴  
城毀佛像中得二玉璽文皆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  
旁刻魏受漢傳國璽則璽更似在北而未入於南謝尙  
之所得真僞益未可信也卽尙所得冉閔之璽果真矣  
南史侯景之敗以傳國璽自隨使趙思賢掌之曰若我  
死則沉於江勿令吳兒得之思賢過京口遇盜棄之草  
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使辛術送鄴而北史  
載辛術旣送璽至北齊文宣帝以告太廟則此璽又入

於北齊而陳隋兩朝俱未嘗有也今楊桓云歷宋齊梁陳隋皆相傳及隋滅而蕭后攜以北至貞觀四年復入於唐不知何所據此不過欲隱約其詞以見此璽自唐而梁而後唐而石晉及從珂自焚後遂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者卽是此物及徽宗北行璽入於金而今拾得家所藏乃國初滅金時所得可信其爲真秦璽耳不知五代史田令孜爲蜀監軍盜唐傳國璽入於蜀而埋之後王建將稱尊號有歐陽柔得之以獻此一璽也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後唐莊宗將稱帝適傳真以之來獻遂卽位此又一璽也莊宗將入汴梁主惶懼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

左右所竊迎唐軍矣此又一璽也則是時蜀魏汴一時  
已有三璽矣無論秦璽已不存卽存亦不知孰爲秦璽  
也又通考後唐末帝自燔時以傳國寶隨身共焚是以  
晉高祖別製一璽開運末邪律德光入中國少帝遣其  
子延煦送璽德光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始末德光  
歸攜以出塞則後唐之傳國璽已隨從珂自焚而晉璽  
又已出塞矣金初滅遼時金主意璽在遼主延禧所延  
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則遼之傳國璽又已沉沒矣  
金史宗望傳宗望追遼主盡獲其妃嬪并傳國璽獻於  
行在金太祖置之懷中恭謝天地不知此又是何璽意  
遼主所謂失於桑乾河者卽此璽耶然金主旣得之於

宗望何又疑璽在延禧所此不可解也又金太宗紀天會三年幹魯獻傳國寶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玉璽及徽宗所製定命寶亦俱爲金所擄然金之亡也金主守緒以傳國璽自殉焚於幽蘭軒此所焚者未知宗望所得之遼璽抑或破汴時所得宋哲宗時段義所獻之璽耶然亦已焚於幽蘭軒矣則楊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爲真秦璽耶按王莽建國時使王舜逼太后索傳國璽太后怒抵之地遂缺一角及漢獻帝禪魏時魏用隸書刻其肩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後山劉聰入於石勒勒又刻其一邊云天命石氏此見於史傳及寶璽篆文圖說歷歷可考者是以宋徽宗驗段義所獻檢無螭

角無缺而疑其非真卽楊桓亦謂今璽背皆刻螭形蟠  
屈凹凸不齊無地可置字則桓亦自知其非真也蓋歷  
代各有製造不同傳聞亦異漢書註衛宏曰秦璽是李  
斯所篆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而晉書康帝紀及杜  
佑通典皆云秦得藍田玉爲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  
昌則二說已不同矣後漢書輿服志註孫堅所得璽文  
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晉陽秋謂蔣幹所得爲謝尙送  
於晉者文曰昊天之神皇帝壽昌徐廣曰傳國璽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則三說更不同矣蔡京等講議玉  
璽官十三員合奏云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  
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大學

衍義補又云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東晉所自刻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歷六朝至隋者乃慕容氏所刻也開運末沒於耶律後爲金人所有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爲文乃石晉所刻也楊桓之論亦曰北齊所刻者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唐太宗所刻者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晉天福所刻者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覽又記郗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可見古來所刻傳國璽不一不得以璽文偶與斯篆合遂指爲真秦璽拾得家所出蓋亦後代續刻之物耳楊用修謂楊桓本善篆書此璽蓋卽桓僞作使崔彧持以迎合皇太妃者理或然也奈何明成祖聞



傳國璽尙在元嗣君所而屢出師以冀反璧耶

永樂中瓦剌馬哈木

攻殺元王本雅失里遣使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後仍不至

明史宣德中瓦剌部長脫歡得前

元玉璽來獻宣宗敕諭曰前代傳世之久皆不在此王  
既得之可自留用不必來獻英宗復辟孛來遣使欲獻  
璽帝亦敕曰璽已非真卽真亦不祥物獻否從爾可也  
宏治中陝西巡撫熊獅又得一玉璽孝宗因傳諭言亦  
僅藏之庫其識皆過文皇遠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又  
記天啟四年臨漳縣生員王思極等得玉璽於漳河之  
濱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河南撫臣程紹具表進  
之上御皇極殿受賀得璽者僅賞銀五兩而魏忠賢欲  
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以尙寶卿姜志禮言而止成祖

且然固無怪魏闢之張大其事也

三代以上以禹鼎爲重六朝以上以秦璽爲重蓋風尚如此

### 蘇州擊閹不始於顏佩韋

蘇州周順昌被逮時緹騎被擊至今顏佩韋等五人嘖嘖人口然此風有先之者寓園雜記正德中有妖人王臣同中官王敬採藥各省至蘇州凡江南之書畫器玩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學官有生員王順等數十人大怒適樵擔至遂各取一木將擊臣臣懼避匿其下人皆被毆中官奏諸生抗命賴巡撫王恕持之因奏二人不法王臣遂斬於市

亦見明史陸完傳乃成化中事

又湧幢小品

載蕭景贖爲長洲尉有織造太監張志聰恣橫長洲令

郭波持之志聰憤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率所部官兵  
直前追奪手批志聰落其帗市民觀者咸張氣梯屋飛  
瓦羣擲志聰志聰遁去吳中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  
於長洲縣門

此事亦見明史吳廷舉傳廷舉以此事勸能志聰者也

又明史本紀萬歷二十

九年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數人然則擊閹  
事有明一代蘇州凡四見

按萬歷時稅礦中官所至爲虐多有激變爲民所忿  
擊者本紀二十七年臨清民焚稅使馬堂署殺其參  
隨三十四人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二十九  
年武昌民又殺陳奉參隨六人三十年騰越民變殺  
稅監委官三十四年雲南民變殺稅監楊榮焚其屍

此皆明季擊閹故事附記於此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天啟中附魏閹者固皆小人然其後亦有死國難者如張鶴鳴本由魏忠賢進爲兵部尙書後被劾歸流賊陷潁州被執例懸於樹罵賊死恩縣李應薦天啓時御史附閹龐名逆案崇禎十五年捐貲募士佐守令守城城破身被數刃死壽張王大年亦御史加太僕少卿附閹龐逆案崇禎十五年在河間佐有司守城城破死節沁水張道濬爲錦衣時與閹黨楊維垣等善受王永光指攻錢龍錫成基命等爲公論所不容後論戍仍私歸於家屬破流賊柴金樑等又擒滿天星冀以軍功自前

祇而言者効其離伍冒功戍之海寧衛商城楊所修故  
魏黨請以挺擊移宮紅丸三案編勒成書者歷左都御  
史後入逆案贖徒爲民崇禎十三年佐有司守城死楊  
維垣爲魏黨最無恥南都破時竟殉難或又言其僞死  
實逃去者傳聞異詞不可考也亦有降賊後仍死難者  
臨川傅鼎銓降李自成後脫歸會金聲桓反鼎銓起兵  
應之順治八年至廣信爲守將所執諭降不從從容就  
刑鼎銓降賊爲鄉人所恥嘗欲求一死所至是得死鄉  
人更賢之東莞張家玉亦謁李自成後仕永明王據增  
城拒守諸將皆請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  
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

自投野塘死邱之陶爲李自成所得用爲兵政府從事之陶以書致孫傳庭速進兵而已從後妄報左兵至以搖之事洩罵賊死而東林中亦有光時亨者從賊爲馬士英阮大鍼所劾又魏大中之子學濂爲庶吉士京師破受李自成戶部司務阮而自慚賦絕命詩縊死去國變時已四十日矣以上皆見明史

王阮亭又記天啟時朋黨錄中有顧秉謙周延儒應應嘉三

元點特錄有許其孝郭常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錄有張我精東林籍貫有張文熙薛貞後皆爲小人而初亦爲閹黨所忌編入朋黨等錄中亦如宋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等之得列於黨人碑也

###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明人演戲多有用本朝事者明史魏忠賢黨石三畏赴戚畹宴既醉誤令優人演劉瑾酗酒一劇忠賢聞之大

怒遂削籍歸王阮亭香祖筆記又載姚叔詳言海鹽有  
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勿甘嚴氏敗  
後金旣衰老而鳴鳳記傳奇盛行於是金復傅粉塗墨  
扮東樓焉此又明人演戲不諱本朝事之明証也又余  
澹心板橋雜誌馬湘蘭負盛名與王伯穀爲文字飲鄭  
應尼落第來遊湘頗不禮應尼乃作白練裙雜劇極其  
嘲謔召湘蘭觀之則并演其人而卽使其人見之矣

前明司禮監卽樞密院

明之司禮監蓋卽唐中葉以後之樞密院樞密院本官  
者爲之凡宰相面奏得旨則退而授中書舍人撰擬或  
帝旨竟下學士院撰詞者學士不背面奉旨則樞密院

宦官粗寫事目送學士作詔此唐制也王西莊謂朱梁後唐始以朝臣爲樞密使其實不然唐昭宗時宦官盡誅卽以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朱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莊宗又名樞密以郭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之石晉時桑維翰爲之周世宗時王朴爲之至宋金則樞密使專典兵機宰相總理庶務稱爲二府及元明則無此官矣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御固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諭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閣撰擬如武宗崩中官以皇太后命至閣問所當立楊廷和以興獻王長子對中官入啓廷和等候於左順門已而



中官捧太后懿旨至如延和議世宗初中官請遣官織造帝趣內閣撰敕延和力爭并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俱見延和傳神宗病亟令沈一貫作詔撤各處礦稅中使捧諭至閣一貫方擬旨而帝疾稍瘳中使命中使至閣趣繳前諭見一貫傳可見內閣撰詔旨必山中官先寫事目送閣也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御筆自書後遂令司禮監秉筆者代書正唐時樞密使之職也